四川民族教育報
文苑
2026年10月3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田敏 编辑:王瑶瑶 美编:萧月
联4—5

点亮心灯
（外三首）

■赖杨刚

教鞭
一旦接通了爱之电
黑板上，就亮起了
知识的灯
那些孩子，随手摘下一盏
从教室走向广阔的人生
就算上坡下坎
在暗夜里赶路
也不会摔跤、迷失方向
因为，有灯
更因为他们信奉您教的真理：
给别人点灯
自己也在光明里

小滋润

我，是一只笨鸟
就算您不断给我补课、开小灶
我还是没能飞进大学
没能成为科学家、艺术家
最终接过父辈的锄头
当一个地道的农民

虽然如此，老师
我还是要谢谢您
是您让我认全了常用的汉字
简单的数学、物理、化学知识
因为这些，我看懂了农药说明书
不至于当成糖水喝，闹出人命
我可以弄明白安全操作的要领
把耕作机，玩得溜顺
『玩』出村子里最大的一片果园

秋天了
我摘下一篮金花梨去看您
甜蜜能让粉笔灰蚀坏的肺
得到一丁点儿滋润

教你吟诵月光

世界很大
那个村小的老师
却哪儿都不想去

他要终其一生
教导村子里的鼻涕虫
把麦地里的月光
吟成唐诗，诵为宋词

从此，麦地里出走的孩子
不管世界给了他们多少黑
都能平静地应对，以——
唐诗的干净、宋词的皎洁

意外收获

老师
不是两个简简单单的汉字
而是一座大花园
那些寻美的孩子
也许只想采摘一朵鲜花
却不经意——
收获了整个金秋

朝花夕拾

一树柿红染秋光

■倪润梅

有人爱院里蜡花、四季新绿，悉心护着草木枝芽，以温柔心境偏爱鲜活明媚的景致。而我，独爱院中静默生长的老柿树。

每到清秋，我总站在老树下相望。它温良质朴，教人心生安然。看着看着，半生奔波的疲惫仿佛褪去，人也沉进岁月静好的烟火里，松快了许多。

起初，柿树满枝深绿；秋风掠过，叶尖渐渐晕出浅黄。枝叶层层叠叠，筛下细碎温柔的日光。小院极静，石阶、土墙、藤椅、花草和我，都浴在秋日温润的光影中。

一抬头，青涩小柿已缀满枝头。它收了稚气，像沉静的故人，默立庭中。枝间萦着淡秋意，也萦着一圈绵长的柔光。旁侧的叶子慢慢染黄，如敷了一层蜜蜡——单是看着，就叫人欢喜。

过些日子，风更凉，柿色转红，像一盏盏小灯笼，向着屋檐、向着院墙，透出温润光泽。枝头果子渐密，换上秋装：浅青、淡黄、橙红、朱红……色层缓缓推移。顷刻间，一树红果点缀小院，如挂一幅质朴温暖、经了岁月沉淀的天然画作。

深秋时，枝丫间的柿子挨挤一处，像老友闲坐树下说家常，安安静静相守。风一吹，树影轻晃，轮廓便柔了、模糊了。

忽有风拂落几片枯叶，打着旋儿贴向泥土。枝头“灯笼”却更鲜亮。偶尔麻雀来啄一口甜柿，扑棱一翅，跃向院角，踪影没进斑驳枝叶里。

风又送一缕清甜，像秋在絮语，携着柿香漫过院墙、漫过石阶，一点点铺满小院。可一夜凉风吹过，景致又换；昨日那动人光景，再寻不回了。

老柿树就这么立着：春抽新芽，夏展浓荫，秋挂红柿，冬留疏枝。枝繁时鸟来栖，叶动处光影恍惚，似这又似那。我目光久留，看着看着，心头软下来，万般滋味，都静静沉了下去。

青年驿站

老照片里的岁月与深情

■向皎皎

一张泛黄老照片，定格在西昌汽车运输公司旧址门前。光影辗转，岁月轮轴缓缓转动，里面藏着一段关于家、关于母爱的绵长故事。

在一本浸染着时光印记的相册深处，我轻轻抚过这张旧照，照片里是弟弟勇勇。父亲是1956年成立的西昌汽车运输公司筹备创建负责人之一，时任副经理。这层渊源，让这张照片于我而言分量格外厚重。

照片摄于1977年9月26日，地点就在西昌汽车运输公司机关篮球场，是公司举办的首届大规模驾驶员培训班合影。弟弟站在倒数第二排，从左数第二个。少年眼神像初升朝霞，明亮又坚定，穿过数十年光阴，将我们带回那段悲喜交织、动人心扉的往事。第二排中间，是当年公司经理、书记与培训班各组的老师傅们。

这帧影像，如同一部无声的家庭史诗，镌刻下家族刻骨铭心的一段往事。许多人不解：当年运输公司驾驶员体面稳定，母亲却为何极力反对子女入行？实则七十年代路况极差，山道崎岖难行，而西昌汽运作为专业运输单位，常年承担繁重紧急的运输任务，压力巨大，几乎每月都有伤亡事故发生。父亲一生任运输部队与运输公司领导，母亲耳闻目睹的车祸悲剧、生离死别远比常人更多。

驾驶员家属的日子，永远在提心吊胆的等待中度过；唯有等亲人平安归来，一颗心才能落地。也正因看透这份职业背后的凶险无常，性格刚毅又心软的母亲，才始终坚决阻拦我们走上驾驶道路。那些猝不及防的意外与伤痛，深深刻在她心底，让她深知这条行车之路从不是安稳坦途。

命运的溪流总有曲折。到勇勇面临人生抉择时，父亲毕生参与创建的西昌汽车运输公司，成了他唯一的去处；最初分配的，还是人人望而生畏的翻胎车间。万般矛盾之下，母亲终究松了口，不舍地送勇勇踏上运输岗位。满心担忧与疼爱，化作点点星光，伴他走上前路未知的旅程。

往后漫长岁月，母亲的心便时时刻刻悬在勇勇身上。每当引擎轰鸣、车轮启程，她心底那根最柔软的弦便跟着轻轻颤动。无尽牵挂，伴着弟弟一次又一次出车远行。

直到后来，勇勇迎来人生转机，调去建设银行担任小车驾驶员。悬了多年的心，母亲终于得以安放。看着他在新岗位上安稳奔波，她脸上才慢慢绽开释然又欣慰的笑容。

这张老照片，承载的不只是一段旧时光，更是一个家庭鲜活的记忆。它见证母亲隐忍深沉的爱，见证勇勇一路的成长与坚守，也见证一家人紧紧相连的温情。

每每凝望这张被时光磨旧的照片，心底便泛起层层怀旧涟漪。回望波澜起伏的岁月，品味人间百味，总会让人动容落泪。泪水背后，是亲情磅礴温暖的力量——沉静、内敛，如春阳一般绵长。

弘扬长征精神
红心铸魂·文韵育人

三代人的“长征”路

■聂难

小时候蹲在门槛边，我总拽着爷爷袖口问：“长征到底有多远？”爷爷放下锄头，抹一把额上的汗，想了许久才说：“远得很，比从咱村走到县城，还要远上好几倍。”那年岁小，我想不出“两万五千里”是什么模样，只觉得那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长路。

爷爷没亲历长征。他生在建国初年，一辈子守着土地过日子。农闲的傍晚，搬个小板凳在院子里乘凉，他就慢慢讲长征的事。说翻雪山，寒风割脸像刀；走草地，脚下尽是泥潭，饿了啃草根。他讲得慢，不渲染，不讲漂亮词，讲到难处就顿一顿。我抬眼望他，他眼底泛红，却从不在我们面前掉泪。末了总说：“当年那些人拿命拼，才有眼下安稳日子，不能忘。”

爷爷这辈子，自己也在赶路。春耕秋收，弯腰下地，腰渐渐弯了，遇阴雨天便腰腿疼。当年村里修水库，他主动上工地，两只土筐来回挑土，肩被筐绳磨破，撕块旧布垫上，接着干。我问他累不累，他摆摆手：“累是累，可活儿总得有人干。”他少说漂亮话，事踏实做，苦自己扛，常叮嘱后辈：“好日子不是凭空来的，要懂惜福。”

父亲的“长征”，是在公路上跑出来的。年轻时买辆旧货车跑运输养家。天没亮就出门，冬晨站在车头边哈气搓手，费劲发动机器；后来跑长途，一走好几天。母亲在家悬着心，守着电话，等他报一句“平安”才落定。长年跑下来，车轮碾过的路，合起来也是个吓人的数。

那辆车用多年，漆掉尽、浑身锈。有年深冬，大雪封了盘山道，他被困路上整整一夜，随身只剩一点干粮。脱困回家时，手脚僵，唇发紫，却只轻描淡写一句：“人没事。”母亲劝他别太拼，他说：“孩子上学要钱，家里开销大，不跑不行。”父亲不大讲道理，一家人的生计，就靠他一趟趟出车撑起来。

等我长大读书，课本里读长征，才慢慢懂了爷爷的话：长征不单是地理上的长路，更是一股心气——条件再苦，前路再难，也不肯停步。父亲常年奔波，靠的也是这股韧劲。两万五千里，不只属于当年的红军，也藏在普通人一代代踏实过日子的脚步里。

毕业回老家，在初中教书。备课、上课，照看几十个孩子、批成堆的作业，多是细碎事。晚自习结束，校园静了，我锁好教室门在操场走，晚风迎面来，忽然想起挑土筑坝的爷爷、半夜赶路的父亲。一下子明白：我们一家，各自走在自己的路上。

朋友劝我：乡下教书钱不多、事不少，不如去大城市闯。我没争辩。爷爷那句“活儿总得有人干”，一直记着。说不上多伟烈的传承，只是清楚——前人踏平坎坷，轮到我，就沉下心走好眼前路。守着乡里孩子，把书教好，看他们一点点长大、走出大山，就是我该做的事。

如今我也有了孩子，还小。有空翻出爷爷在田埂上拍的老照片：皮肤黝黑，身形瘦削，身后成片庄稼。孩子看不懂照片里的岁月，只伸手指着，咯咯笑。等他再大些，我要像当年爷爷对我那样，慢慢讲长征，讲咱们家几代人的路。

三代人，三条路。爷爷靠双脚耕土，父亲靠车轮谋生，我守在乡村校园教书。时代变了，路不一样，可迎难而上、踏实肯干，把肩上的责任扛住的那股心气，没断过。这，就是一户寻常人家自己的“长征”。

五花海

霜落焐心

■周广玲

我家的老院子，说来也不过是寻常的院子：几间瓦房，一口老井，墙根底下种着两棵柿树，东边一棵，西边一棵。不必说春天满树的青柿子，也不必说夏天一地的柿花，单是入了冬、落了霜，这院子便有了别样的意思。

霜是夜里来的，半点儿声响都没有。早上推开门往院里一站，满眼的东西全都变了模样。墙头上的枯草、井台边的青石板，就连两棵柿树光秃秃的枝丫上，都薄薄蒙了一层白。这白并不晃眼，淡淡的，铺得匀匀的，就像有人拿一支极细的毛笔，蘸了淡墨，在宣纸上轻轻一扫。井绳上也结了霜，一圈圈绕着，像老太太手上戴的银镯子。那时我总爱伸手去捋那根井绳，捋一把下去满手凉丝丝的，等摊开手掌看，霜早化得没影了，掌心里只剩一道浅浅的水印子。

霜天里最有意思的事，就是蹲到墙根底下看那几丛野草。有一种草的叶子像小娃娃的巴掌，霜落在叶面，顺着叶脉结出一圈细细的白边，远远望去，像谁在草叶上绣了圈小花。还有一种浑身挂满圆滚滚的小刺球，霜凝在刺尖上，一颗一颗透亮亮的，像撒了一层白糖。我那时总想摘一颗尝鲜，又怕硬刺扎嘴，犹豫半天，还是忍不住伸手摘了一颗——刺倒不扎嘴，可等霜一化，满嘴都是草腥气。我吐了好一阵，才把那股怪味散干净。

老家入了霜天，就到了腌菜的时节。院角种的雪里蕻挨过几场霜，叶尖慢慢浸出深紫红色。祖母总说：“得上过霜的菜，腌出来才够香。”她搬出那口搪在柴房角落、快有半人高的粗陶缸，头天把割下的雪里蕻摊在竹晾架上吹一整天风，蔫乎乎地去了生水，然后一层一层往缸里码：码匀一层，撒一把粗盐；再码一层，再撒一层。

我总蹲在旁边小矮凳上凑着看，时不时伸小手想把菜按实。祖母侧头笑问：“手洗干净了没有？”我赶紧往棉袄前襟上蹭两下，连声嗽“干净了”——其实哪洗过，棉袄布上倒多了两道沾着盐粒和菜屑的印子。等菜冒尖堆满，就搬来那块代代相传、滑溜溜的大青石，严严实实压在菜面上。祖母拍拍手上的盐粒，拍袖蹭蹭额角：“这就行了，熬过霜降腌透，就能挖出来吃了。”那时我盯着陶缸边沿冒出的盐花想：这粗乎乎的缸里哪止腌着雪里蕻，分明是把清霜冷天里那点暖融融的盼头，一点一点攒进去，全封在了里头。

霜天里最让我惦记的，是卷口老陈头挑的那副担子。一头是炭炉子，上面坐着一口大铁锅，锅里咕嘟咕嘟煮着豆腐脑；另一头是木桶，泡着碗勺。老陈头天不亮出摊，霜落得再厚，摊子上的热气从不散。我有时拿碗去打豆腐脑，站在摊前，看他拿一把扁铁勺在锅里撇出薄薄一片，再一片，摞在碗里，浇上卤汁，淋两滴辣油，撒一撮香菜。他手上全是霜化的水，红彤彤的，可碗递过来时，是滚烫的。

后来我上学、在城里安了家。落霜的冷天里，再不见祖母那口缸，也找不到老陈头的豆腐脑摊。可每年头场霜落下，那些老往事总漫上心头。人这一辈子，和院子里的草木差不了多少：春天抽芽，夏天生长，秋末冬初总归要经一场霜。霜打过后叶子落尽，看着像衰了，可根还活着。泥土底下那截根，把霜浸出来的甜情悄攒着，等来年开春，又冒出新生机。

霜落时，天地间像撒下凉丝丝的冷灰，可人心头那点盼头的火苗，得自己记着添柴。你添一把，我添一把，日子就慢慢暖过来。霜落的时节，最要紧是捂热自己的心，也顺手给身边人添点暖意。那点不起眼的热乎气，从这双手递到那双手，哪怕地上霜再厚，也冻不住这绵延的温度。

悦读

回望故乡秋意浓

■汪小科

城市里的秋，片片落叶、些许寒意，一眼便能望穿。而记忆里故乡的秋，却浓墨重彩、斑斓深邃，值得细品。

故乡的秋，总是流光溢彩。几场秋雨过后，金黄的稻子在田间铺展开来；迎风起伏，在蔚蓝天下汇成金色海洋；大雁飞过天际，鸣声阵阵，在苍穹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田边枫叶红了，在秋风里摇曳，那耀眼的红，给远山近野添上灵动的光彩。我俯身摘下一株稻穗衔在嘴里，躺在田埂上，闻着稻香，听着虫鸣鸟叫，别有一番惬意。

故乡的秋，总是如烟似梦，引人遐思。清晨常有薄雾：远山如黛，近水含烟，像置身仙境。泛黄的柳叶在风里打旋，落在湖面，随波远去，漾起心底的涟漪。想到时光如水、缓缓流逝，不免生出几分伤感。直到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湖面映出天光云影、树影房影，思绪才被牵回来。转身望向田野，未割的晚稻在旭日下闪着光；早起的农人挑着米筐、菜担往早市去；我也在晨曦里抖擞精神，开始一天的忙碌……

故乡的秋，总是芬芳缱绻，意味深长。见稻谷，想起母亲煮的香米饭；见棉花，想起母亲缝的棉衣、弹的棉被。父亲知我爱吃红薯，每到秋天，就瞅准裂开的垄，一钉耙下去刨出一块硕大的红薯。我把红薯塞进灶膛，不一会儿便闻到浓香，用火钳夹出，剥开黑皮咬一口，软糯香甜在唇齿间漫开——那是秋天的原味。院里奶奶种下的红辣椒、白茄子、黄南瓜，也处处溢着瓜果的清香。这况味向来的秋天，四处流芳。

故乡的秋，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入夜，女人们把家人一日的疲惫，暖进万家灯火。一声“开饭喽”，老少围桌；锅碗声、唠叨声、欢笑声，在夜幕下久久回荡。夜深了，秋虫在窗下低语；待天将明，远处犬吠鸡鸣，唱醒黎明。故乡的秋，有烟火，也有清欢。

故乡的秋，无论绚烂的秋色，还是清浅的秋韵；无论丰收的抚慰，还是烟火的微温，都是珍贵的宝藏。如今每到秋天，我总会想起它。

故乡的秋，一草一木皆风景，一事一物总关情。它在记忆里让人回望，在温暖里让人前行；于流年安暖，于岁月坚韧。每一次思念，都成了前行的力气；每一个日常，都藏着可品的秋意。